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九十三

明 李清 撰

北史七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文襄母弟也初武明太后孕顯祖每夜有赤光照室私怪之及產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以生於晉陽一名晉陽樂時神武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顯祖生

始數月尚未能言欻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不敢言及長墨色大頰兊下鱗身重踝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沉有大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阿禿師大后見諸子歷問祿位至顯祖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神武嘗從諸子過鳳陽門有龍在上唯神武與顯祖見之內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何由可解神武以顯祖貌陋神彩不甚法揚曾問以時事顯祖略有所辯儻語一事

必得事衷又嘗令諸子理亂絲祖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為然又各配兵四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偽攻之文襄等怖撓顯祖勒衆與彭樂相對格色冑言情猶擒以獻神武稱異之謂長史薛琡曰此兒意識過吾琡亦私怪之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之也天平二年封太原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後從文襄行過遼陽山公獨見天門開餘無見者武定五年神武殂猶秘凶事衆情疑駭公內嬰

巨痛外若平常人情頗安天子授公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七年八月文襄遇害公在城東雙堂事出倉卒内外震駭公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臠斬蘭京等漆其首秘不發喪徐言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内外無不驚異乃諷天子立皇太子因大赦遂赴晉陽總庶政公内雖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將皆輕公公推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羣情始服八年正月戊辰詔進公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

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三月庚申又進封齊王
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
萬戶王自居晉陽寢室每夜有光如晝既為王夢人以
筆點己額旦日以語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拜
賀曰王上加點為主當進也五月辛亥王如鄴光州獲
九尾狐以獻甲寅天子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
樂奉册進王位相國總百揆以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
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

郡邑二十萬戶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

北齊書載册命曰於戲敬聽朕命夫惟天爲大列晷

宿而垂象謂地蓋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四時代序

萬類駢羅庶品得性羣形不夭然則皇王統歴深視

高居拱揖垂衣寄成師相此則夏伯殷尹竭其股肱

周成漢昭無爲而治頃者天下多難國命如旒則我建國

之業將墜於地齊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難危爰翼

朕躬國爲再造經營庶土以至勤憂及文襄承搆遒

廣前業康邦危難道格穹蒼王繼德應期千齡一出惟機惟深乃神乃聖大崇霸德實廣相猷雖冥功妙賓藐絕言象標聲示迹典禮宜宣今申後命其敬虛受王搏風初舉建旟上地庇民立政時雨滂流下識廉耻仁加水陸移風易俗自齊變魯此王之功也仍攝天臺總參戎律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竄跡松塞無烟此又王之功也逮光統前緒持衡匡合華戎混一風海調夷日月光華天地清晏聲接響隨無思不

偃此又王之功也逖矣炎方逋違正朔悽文躍武擾
畧深規淮楚連城椎然朵落此又王之功也關峴襟
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岳立鴟跱偏師纔指渙同冰
散此又王之功也晉熙之所險薄江雷迴隔聲
教逆方未改命將鞠旅覆其巢穴威畧風騰傾懾南
海此又王之功也群蠻跋扈世絕南疆搖蕩邊陲亟
為蠹梗懷德畏威向風請順傾畝盡落其至如雲此
又王之功也胡人別種延蔓山谷酋渠萬族廣袤千

里憑險不恭恣其桀黠有樂淳風相携叩欵粟帛之調王府充積此又王之功也茫茫涉海世敵諸華風行烏逝倏來忽往既飲醇醪附同膠漆氊裘委仞奇獸銜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尚阻作我仇讎爰杞椒蘭飛書請好天動其衷辭卑禮厚區宇乂寧遐邇畢至此又王之功也江陰告禍民無適歸蕭宗子弟尚相投庇如鳥還山猶川赴海荆江十部俄而獻割秉此會也將混來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

茂禎符顯見史不停筆既連百木兼呈九尾素逼秦
雀蒼比周烏此又王之功也捜揚管庫衣冠獲序禮
云樂云銷沉俱振輕徭徹賦矜獄寛刑大信外彰深
仁遠洽此又王之功也王有安日下之久勲加以表
光明之盛德宣賛洪猷以左右朕言昔旦奭外分毛
畢入佐出内之任王宜總之人謀鬼謀兩儀協契錫
命之行義東公道以王踐律蹈禮軌物蒼生圓首安
志率心歸道是以賜王大路戎路各一玄牡二駟王

深重民天惟本是務衣食之用榮辱所由是用錫王
衮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深廣惠和易調風化神祇且
格功德可象是用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王風聲振
赫九域咸綏遠人率俾奔走委贄是用錫王朱戶以
居王求賢選衆草萊以盡陳力就列罔非其人是用
錫王納陛以登王英圖猛槩抑揚千品毅然之節肅
是非違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王興亡所繫制
極幽顯糺行天討罪人咸得是用錫王鈇鉞各一王

鷹揚豹變實扶下土狼顧鴟張罔不彈射是用錫王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王孝悌之至通於神
明率民興行感達區宇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副
焉往欽哉其祗順往冊保弼皇家用終爾休德對揚
我太祖之顯命
丙辰天子遜位別宮
北齊書曰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下詔曰三才剖判
百王代興治天靜地和神敬鬼庇民造物感自靈符

非一人大寶實有道神器昔我祖宗應運奄一區宇
歷聖重光暨於九葉德之不嗣仍離屯圮盜名字者
遍於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主殺朝危人神靡繫
天下之大將非魏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克翦多
難重懸日月更綴星神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勲巨
業無德而稱逺文襄承構世業逾廣通安逺服海內
晏如國命以康生生得性追相國齊王締丈經武統
率大業盡𠩄窮幾研深測化思隨冥運智與神行思

比春天咸同夏日坦至心於萬物被大道於八方故百寮師師朝無秕政綱疏澤洽率土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屈膝辟地懷人百城奔走關隴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誠伊所謂命世應期實撫千載禎符雜遝異物同途謳誦填委殊方一致代終之迹斯表人靈之契已合天道不遠我不獨知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籍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筭靜言大運欣於避賢遠惟唐虞禪代之典近想魏晉揖讓之風其可昧興替之禮

稽神祇之望今便遜於別宮歸帝位於齊國推聖與

能眇符前軌主者宜布天下以時施行

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冊禪位致璽

書於王并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

北齊書載冊曰咨爾相國齊王夫氣分形化物繫君

長皇王遞興人非一姓昔放勲馭世沉璧屬子重華

握歷持衡擁璇所以英賢茂實昭晰千古豈盛衰有

運興廢在時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漢

劉告否當塗順民曹歷不永金行納禪此皆重規襲
矩率由舊章者也我祖宗光宅混一萬宇迄於正光
之末奸孽秉權厥政多僻九域離盪永安運窮人靈
殄瘁羣逆滔天割裂四海國土臣民行非魏有齊獻
武王應期授手鳳舉龍驤舉廢極以立天扶傾柱而
鎮地剪滅黎毒匡我墜歷有大德於魏室被傅利於
蒼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內剗凶權外摧侵叛遐邇
肅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舟梁一世體文昭武追

變窮徼自舉跡藩旗頌歌總集入統機衡風猷弘遠

及大承世業扶國昌家相德日躋霸風逾遠威靈斯

暢則荒遠奔馳聲畧所播而隣敵順款以富有之資

運英特之氣顧眄之間無思不服圖諜潛蘊千祀彰

明嘉禎幽祕一朝紛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啟興邦之

迹蒼蒼在上照臨不遠朕以虛昧猶未逡巡靜言愧

之坐以待旦且時來運往嬀舜不暇以當陽世革命

改伯禹不容於北面況於寡薄而可踟躕是以仰恊

穹昊俯從百姓敬以帝位式授於王天祿永終大命

革矣於戲其祇承歷數允執其中對揚天休斯年千

萬豈不盛歟

王累表固辭詔不許於是尚書令高隆之率百寮勸進

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皇帝即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

齊書載告天文曰皇帝臣洋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

后帝否泰相沿廢興迭用至道無親應用斯輔上覽

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天揖讓考歷歸終魏室多難年

將三十孝昌以後內外去之世道橫流蒼生塗炭賴
我獻武拯其將溺三建元首再立宗祧掃絕羣凶芟
夷奸究德被黔黎勳光宇宙文襄嗣武剋構鴻基功
浹寰宇威稜海外窮髮懷音西寇納款青邱保候丹穴
來庭扶翼危機重匡頹運是則有大造於魏室也魏
帝以卜世告終上靈厭德欽若昊天允歸大命以禪
臣洋夫四海至公天下為一總民宰世樹之以君既
川岳啟符人神效祉羣公卿士八方兆庶僉曰皇極

乃顧於上魏朝推進於下天位不可暫虛逼羣議恭
膺大典猥以寡薄託兆民之上雖天威在顏咫尺無
遠循躬自省實懷祗惕敬簡元辰升壇受禪肆類上
帝以荅萬國之心永隆嘉祉保佑有齊以被於無窮
之祚
諸文皆魏收筆
是月鄴下獲赤雀獻於郊所事畢還宮御太極前殿大
赦改元百官進兩大階六州緣邊職人三大階自魏孝

莊已後百官絶禄至是復給已未詔封魏帝為中山王
追尊皇祖文穆王為文穆皇帝皇祖妣為文穆皇后皇
考獻武王為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為文襄皇帝命有
司議祖宗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為皇太后乙酉降魏朝
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覇朝西來入并武定
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使於四方
觀察風俗問民疾苦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月辛巳詔
改封崇聖侯孔長為恭聖侯邑一百户奉孔子祀并下

魯郡以時脩葺廟宇又詔吉凶車服制度各爲等差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兗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又詔冀州之勃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舉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朝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齊郡勃海可并復一年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壬午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敖曹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

千古定州刺史陸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儁等並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殂或隕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又詔封宗室太尉高岳為清河王太保高隆之為平原王開府儀同三司高歸彥為平秦王徐州刺史高思宗為上洛王營州刺史高長弼為廣武王兼武衛將軍高子瑗為平昌王兼北中郎將高顯國為襄王前太子庶子高叡為趙郡王揚州縣開國公高孝

緒為脩城王又詔封功臣太庫狄干為章武王大司馬
斛律金為咸陽王并州刺史賀拔仁為安定王殷州刺
史韓軌為安德王瀛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為扶風王司
徒彭樂為陳留王司空潘相樂為河東王癸未詔封諸
弟青州刺史浚為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為平陽王定州
刺史湝為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為常山王冀州刺史渙
為上黨王儀同三司淯為襄城王儀同三司湛為長廣
王湝為任城王湜為高陽王濟為博陵王凝為新平王

潤為馮翊王洽為濮陽王丁亥詔立王后季氏為皇后王子殷為皇太子庚寅詔以庫狄干為太宰司徒彭樂為太尉司空潘相樂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為司空己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內及并州死罪已下降餘州死罪已下囚秋七月辛亥尊文襄妃元氏為文襄皇后宮曰靜德又封文襄子孝琬為河間王孝瑜為河南王封隆之為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為尚書令改御史中尉為中丞舊魏御府所有珍奇

雜綵常所不給人者悉送内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
詔郡國脩立黌序廣延髦俊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
依舊銓補往者文襄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移
置學館依舊脩立又詔求直言正諫之士待以不次命
收民之官廣勸農桑庚寅詔曰以朕虛薄嗣弘王業思
所以賛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
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庶人爰
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旁説凡可載之文籍悉條

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為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羣官可更論討新令未成之間仍以舊格從事

册府元龜載八月詔諸牧民官專意農桑勤心勸課廣收天地之利以備水旱

九月癸丑以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為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如故丁卯詔以梁侍中使持節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

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為梁王庚午幸晉陽是日皇太子
入居涼風堂監國冬十月己卯備法駕御金輅入晉陽
宮朝皇太后於內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晉陽縣及相
國府四獄囚乙酉以特進元韶為尚書左僕射并州刺
史段韶為右僕射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
一省別掌機密十一月西魏詔安定公宇文泰帥師來
討至陝城分騎北度至建州甲寅湘東王蕭繹遣使朝
貢丙寅帝親戎出次城東泰見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

死矣遂班師十二月辛丑車駕至自晉陽是歲高麗柔然吐谷渾庫莫奚並遣使朝貢

是歲西魏文帝大統十六年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二年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祀圜丘以神武皇帝配

佛藏曰詔諸鷙鳥傷生之類皆放山林以其地為皇太后經始寶塔廢鷹師曹為報德寺

癸亥親耤田

册府元龜曰其制千畝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於陌南阡西又為大營於外設御耕壇於阡東陌北每年正月上辛後卜吉使公卿祀先農於壇上祭訖親耕先祠司農進種稑之種六宮主之又置先農坐於壇上衆官朝服帝乃服通天冠絳紗袍黑介幘佩蒼玉黄綬青帶㭬舄備法駕乘木輅耕官青朝服從殿中監進御耒於壇南百官定列帝出便殿升耕壇南陛即御座應耕者各進於列帝降自南陛至耕

位釋劍執耒三推三反升壇即坐耕官一品五推五反二品七推七反三品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衆以牛耕終千畝以青廂奉種稑跪進司農請耕所洒之種訖司農省功奏事畢帝降便殿衣饗宴畢班賚而還

乙丑享太廟甲戌帝汎舟城東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三月丙午襄城王淯薨己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為梁使持節假黃鉞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梁王

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是月梁交梁義新四州刺史各以地内附魏文帝崩

不改本史原文者以君道臨齊也

夏四月壬辰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庚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為太尉秋七月巳卯改顯陽殿還為昭陽殿辛卯改殷州為趙州以避太子之諱是月侯景廢梁簡文帝立蕭棟為主九月壬申免諸伎作屯收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戶癸巳行幸趙定二州因至晉陽冬十月戊

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
卯文襄帝神主入於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棟僭即偽
位於建康自稱曰漢十二月弑中山王是歲柔然室常
高麗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以其
口配山東為百姓二月柔然主阿那瓌為突厥所破瓌
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
並擁衆來奔柔然餘衆立注次子鐵代為主三月戊子

詔清河王岳司空潘相樂行臺辛術帥師南侵癸巳詔
進梁王蕭繹為梁王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
廣陵送傳國八璽甲申以吏部尚書楊愔為尚書右僕
射六月己亥清河王岳等班師己卯車駕幸晉陽冬十
月乙未次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戍四百餘里立
三十六戍十一辛巳梁王蕭繹即位於江陵是為孝元
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壬子車駕還宮戊午幸晉陽契丹
室韋並遣使朝貢

是歲魏廢帝元年梁孝元帝承聖元年

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圍離石戍帝親討之未至而逃
因巡三堆戍大狩而還巳丑以魏末用永安錢又數品
皆輕濫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送柔然鐵代父登
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代爲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
爲主仍爲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爲主
夏四月車駕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校
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六月甲辰章武王庫狄干薨秋

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車駕至平州遂西道趣長塹甲辰帝踰山嶺為士卒先揹麾奮擊大破契丹是行也帝露頭袒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氣色彌厲丁已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己未帝自平州還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梁人來聘十二月己未突厥復攻柔然柔然舉國來奔癸亥帝北討突厥迎納柔然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主置之馬邑川親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

獻相繼是歲庫莫奚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癸丑帝討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二已上皆
斬女子及幼弱賞軍士遂平石樓石樓絶險魏代所不
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攝服是役也有都督戰傷其
什長路暉禮不救帝命刳其五藏令九人分食之肉及
穢惡皆盡自是始行威虐是月魏丞相宇文泰廢帝而
立齊王廓是爲恭皇帝三月柔然菴羅辰叛帝親討大
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緩拔其髮免爲庶

入使負炭輸晉陽宮夏四月柔然寇肆州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時虜騎散走大軍已還帝帥麾下二千餘騎為殿夜宿黃爪堆柔然別部數萬騎扣鞍而進四面圍逼帝安睡平明方起神色自若指畫軍形潰圍而出虜走追擊之伏尸三十里獲菴羅辰妻子生口三萬餘五月丁未北討柔然又大破之六月柔然遠遁秋七月壬辰降罪人庚戌至自北伐八月庚午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為太保以安德王軌為大司馬以扶風王可朱渾道

元為大將軍以司空尉粲為司徒以太子少師侯莫陳
相為司空以尚書令平陽王淹為録尚書事以常山王演
為尚書令以上黨王渙為尚書右僕射丁丑行幸晉陽
辛已録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封冀州刺史段韶為
平原王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
段韶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河南城四鎮九月
帝親自臨幸欲致魏師魏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魏
攻陷江陵殺梁孝元帝梁將王僧辯在建業推孝元帝

子晉安王蕭方智為太宰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車駕北巡至達速嶺親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地豆干契丹蕭慎並遣使朝貢

是歲魏恭皇帝元年

六月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渡江剋夏首梁郢州刺史陸法和請降詔以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主遣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送之江南是月後梁宣帝即位於江陵

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尉

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三月丙戌上黨王渙剋東關斬梁將裴之橫丙申車駕至自晉陽封文襄二子孝珩為廣寧王延宗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決獄是月發寡婦以配軍士築長城夏五月蕭淵明入建業僭即皇帝位

六月

北齊書載詔曰梁國遘禍主喪臣離興亡繼絕義在於我納以長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禮既修分義方篤越鳥之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還國

甲子河東王潘相樂甍壬申帝親討柔然甲戌諸軍大會祁連地乙亥出塞至庫狄谷百餘里無水泉六軍渴乏俄大雨戊寅蕭淵明使朝貢秋七月己卯帝頓白道留輜重親帥輕騎五千追柔然壬午及之懷朔鎮帝躬犯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壬辰還晉陽九月己卯車駕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殺王僧辯廢蕭淵明復立蕭方智為主辛丑行幸晉陽十二月梁秦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並以州內

附壬辰大都督蕭執帥衆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度江
鎮石頭乙亥太保清河王岳羃柳達摩爲霸先所攻摩
以石頭降是歲突厥柔然高麗庫莫奚並遣使朝貢詔
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九
百餘里

是歲梁敬帝紹泰元年又後梁宣帝天定元年

七年春正月辛丑封司空侯莫陳相爲白水郡王車駕
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庶觀之二月辛未詔

常山王演等於涼風臺讀尚書奏案論定得失帝親決之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帥衆濟江夏四月乙丑儀同三司婁叡討魯陽蠻大破之丁卯造金華殿五月漢陽王洽薨帝以肉為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丑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元王敬寳東方老軍司裴英起並沒士卒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秋七月乙亥魏相安定公宇文泰薨是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配軍士有夫而濫

貧者十二三十一月壬子併省州三郡一百五十三縣
五百八十九鎮三戍二十六
北齊書載詔曰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衣冠道盡
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青犢之侶梟張晉越
豕突燕秦是使豪家大族鳩率鄉部託迹勤王規自
署置或外家公女主謁內戚昧利納財啟立州郡牧
守令長虛增其數損害公私為弊殊煩旣乖為政之
禮徒有驅羊之費朕寅膺寶歷恭臨八荒將欲鎮躁

歸靜反薄還淳苟失其中理從刋正旁觀舊史逖聽前言周曰戍康漢稱文景編戶之多古今爲最而丁口減於疇日守令倍於昔辰非所以馭俗調風示之軌物且五嶺內賓三江回化拓土開疆利窮南海但要荒之所舊多浮偽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督實事歸烏有今所併省一依舊制

十二月庚子魏恭帝遜位於周

此與魏書本紀不同且洋不能以纂討篡故仍依本
史原文耳
脩廣三代宮殿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海前
後所築東西九三千六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
十五所是歲庫莫奚遣使朝貢
是歲梁太平元年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禁取蝦蟹
蜆蛤之類惟許私家捕魚乙酉詔公私禁取鷹鷂以大

師咸陽王斛律金為右丞相以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為太傅以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為司空以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尚書令以尚書右僕射楊愔為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為左僕射以上黨王渙為錄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馬射敕京師士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

五月辛丑冀州人劉向於鄴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祭皆市取少牢不得刲割有司監

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禖風雨司人司祿
靈星禖祀皆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辛已
置榷酤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三州畿內八郡
大蝗飛至鄴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處免租
冬十月己亥梁敬帝避位於陳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
是歲周孝閔帝元年冢宰宇文護殺閔帝而立明帝又
改元年初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
戍凡四百餘里庫莫奚遣使朝貢

是歲陳武帝永定元年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已丑詔燎野限以重冬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三月丁酉車駕至自晉陽夏四月辛巳大赦是月北豫州刺史馬消難以城叛於周大旱帝以祈雨不降毀西門豹祠掘其塚五月辛丑以尚書令長廣王湛為錄尚書事以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為右僕射甲辰以前左僕射楊愔為尚書令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已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是夏山

東大蝗遣人夫捕而坑之秋七月辛丑給畿内老人劉
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
定瀛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螽澇損田
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稅八月乙丑車駕至
自晉陽甲戌行幸晉陽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人營三
臺於鄴因舊基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
成改銅雀曰金鳳金武曰聖應氷井曰崇光冬十一月
甲午車駕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羣臣以新

宮戊丁酉大赦內外文武官並進一大階丁巳梁相州
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為梁主戊寅以太傅可朱渾
道元為太師以司徒尉粲為太尉以冀州刺史段韶為
司空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大司馬以錄尚書事長
廣王湛為司徒起大莊嚴寺是歲殺永安王浚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為大將軍辛丑太
尉長樂郡公尉粲肆州刺史濮陽公婁仲達並進爵為
王甲寅行幸遼陽甘露寺二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居

深觀

佛藏曰天保年中道士陸脩靜自梁至與僧曇顯角法不勝帝乃升座自驗臧否敕諸道士皆染剃從沙門教不從者斬其自號神仙者皆令上三爵臺投身飛遊悉委屍於地帝每受戒於僧法上必面掩地令法上履髮而授天竺僧耶舍病帝率季后躬問起居尤尊禮禪師每親往參覲受菩薩戒其好佛如此

愚按文宣奉佛愈虔殺人愈烈真咄咄怪事故備錄

之以誌怪

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正為尚書右

僕射丙辰車駕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郢州遣使

朝貢夏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為兼司空以

侍中高陽王湜為尚書左僕射乙巳以兼司空彭城王

浟為兼太尉攝司空事封皇子紹廉為長樂王五月癸

未害魏宗室始平公元世哲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

家禁止特進元韶等十九家尋並害之男子無少長皆

斬所殺三千人
愚按魏宗室彭城王元韶傳内書殺元氏七百二十
一人此又云三千誤即抑槩揣平日所殺不獨元氏
耶
並投漳水六月陳武帝殂秋八月戊戌封皇子紹義為
廣陽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左僕射癸卯詔
諸軍人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托攜認妄稱姓
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是月殺左僕射高

德正九月已巳行幸晉陽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德陽堂

釋道宣感通錄云帝於晉陽宮不豫命劉桃枝負行臭血淋漉其夜崩

時年三十一遺詔凶事一從儉約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子百僚內外遐邇奉制割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斂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宮還鄴十二月梓宮殯於太極前殿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武寧陵謚曰文宣

皇帝廟號顯祖帝沉敏有遠量外若不逮内鑒甚明文
襄年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
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言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
人亦以為不及文襄嗣業帝以次長見猜嫌帝后李氏
美每預宴會容貌遠過文襄元后文襄彌不平帝每為
后私營服玩小佳文襄即令逼取后恚有時未與帝笑
曰此物猶應可求兄何須容悋文襄愧而不取便恭受
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

不言或袒跣奔躍后問其故對曰爲爾漫戲益習勞而
不肯言也所寢至夜曾有光巨細可察后驚告帝帝曰
愼勿妄言自此惟與后寢侍御皆令出外文襄崩祕不
發喪其後漸露天子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死似是天意
威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親辭謁於昭陽殿從
者千人居前持劒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衞
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
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天子失色目

送帝曰此人又似不見容朕不知死在何日及帝至并州慰諭將士指辭欵實衆皆欣然曰誰謂左僕射翻不減令公指文襄也時訛言上黨出聖人帝聞之將徒一郡而張愍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宮坊名上黨即是上黨出聖人帝悦而止先是童謡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䍽飛上天藁然兩頭於文為高河邊羖䍽謂水邊羊指帝名也於是徐之才盛言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須早升

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且讖云羊飲盟津角柱天盟津水也羊飲水邊名也角柱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回星驛旁有大水土人常見群羊數百立卧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讖合願王勿疑帝以閭高德正德正亦贊成之乃使李密卜之遇大横曰大吉漢文帝之封也復鑄像卜之一寫而成使段韶問斛律金於肆州金來朝深言不可以鎧曹宗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乃議於太后前太后謂諸貴曰王兒狷直必無此意直高德正樂禍教

之而然帝意已決乃整兵而東使德正之鄴諷諭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帝於遼陽固言未可杜弼亦抱馬諫帝欲還尚食李集曰此行事非小而言還帝僞言使向東門殺之別令賜絹十疋五月帝復東赴鄴令左右曰異言者斬是月光州獻九尾狐帝至鄴城南召入并齎杖策旦高隆之進謁曰用此何爲帝作色曰我自有事若欲族滅耶隆之謝而退帝乃作圜丘備法物草禪讓事及登極後神明轉茂外柔內剛果於斷割人莫

能窺又時明吏事留心政務簡靖寬和坦於任使故朝
臣得盡匡贊朝政粲然兼以法馭下或有違犯不容熱
戚內外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規謀宏遠有人
君大畧又以三方鼎峙繕甲練兵左右宿衛置百保軍
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不多屢犯難
厄常致剋捷常追及柔然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騎數千
塞其走道時鹵軍猶五萬餘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
半騎肱奮擊大破之鹵主踰越巖谷僅以身免都督高

元海主師羅並無武藝先稱怯弱一旦交鋒有驍驍壯甞於東山游宴以關隴未平拔盃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

隋書五行志曰齊文宣下詔西伐極陳甲兵之盛已後討謂羣臣曰墨獺非我所制卒不行

是歲魏相宇文泰甍西人震恐甞爲度隴計旣征伐四尅威震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躭酒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

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刀張弓遊行
市肆勲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乗鹿車白象駱駝牛驢並
不施鞍勒或盛暑炎赫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疾走
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坐巷宿處處游行多使劉桃
枝崔季舒負行或擔胡鼓拍之親戚貴近左右近習侍
從錯雜無復等差徵集淫嫗悉去衣裳分付從官朝夕
臨視或聚棘為馬紐草為索逼遣乗騎牽引來去流血
洒地以為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於火或投於

河沈酗既久彌以狂惑每至將醉輙拔劍挂手或張弓傅矢或持執年樂游行市鄽問婦人曰天子何如荅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乃殺之或馳騁衢路散擲錢物恣人拾取爭競喧嘩方以爲喜

資治通鑑曰婁太后以帝酒狂舉杖擊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帝曰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遂不言笑帝欲太后笑而不得

太后常在北宮坐一小榻帝時已醉手自舉牀后便墜

落頗有傷損醒後大慙恨令多聚柴火將入其中太后
驚懼親自持免又設地席令平秦王高歸彦執杖口自
責數脫背就罰勑歸彦杖不出血即斬汝太后泣抱之
帝流涕苦請太后聽許方捨背杖笞脚五十衣冠拜謝
悲不自勝因是戒酒一旬還復如初沈湎轉劇嘗幸李
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正中其頰因罵吾醉時尚不識
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打一百有餘三臺構木高二十
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

脊疾走都無怖畏時復雅儛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為翅從臺飛下免其罪戮果敢者盡皆獲全猶豫者或致損跌沈酷既久轉虧本性怒大司農穆子容使之脫衣而伏親射之不中以橛貫其下竅入腸雖以楊愔為宰輔使進廁籌以其體肥呼為楊肚馬鞭鞭其背流血夾袍以刀子剺其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而去又置愔棺中載以輀車幾下釘數四曾至彭城王浟宅謂其母介朱曰憶汝

辱我毋胥時向何由可耐手刃之

愚按本史爾朱氏傳內又云文宣將無禮於太妃不從遇禍豈因其不從假此為辭乎不然豈一事兩岐

又至故僕射崔暹第謂暹妻李曰頗憶暹否李曰結髮義深實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斬之

愚按本史崔暹傳云妻為子婦樂安公主所譖文宣召殺之或受公主譖未便因婦殺姑且時暹猶在故暹亡而李氏殺實緣主譖耶

棄頭墻外嘗在晉陽以稍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死在三臺太光殿上鋸殺都督穆嵩又幸開府暴顯家有都督韓括無罪忽衆中召斬之數段魏樂安王元昂后姊壻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欲納為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竟死後帝自往弔哭於喪次逼擁其妻仍令從官脫衣助襚兼以錢綵號為信物一日所得將踰巨萬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婕太后又為言帝意乃釋所幸薛嬪甚寵忽憶其與高岳私

通無故斬首

愚按既私通何云無故且其事載后妃傳甚詳非無故也本紀特欲甚文宣之暴措辭未免兩岐耳

藏之懷内尋宴東山勸酬始合忽探其首投柈上支解其屍弄其髀為琵琶一座驚怖帝方收取對之流涕云佳人難再得甚可惜也載屍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王有閭巷庸猥人無識知者忽令名斬鄴下繫徒至大辟簡取隨駕號供御囚手刃為戲

隋書刑法志曰楊帝命憲司先定死囚置伏衞中帝
欲殺人則執以應經三月不殺則赦其死曾幸金鳳
臺受佛戒因召死囚編蘧篨為翼命飛下為之放生
一墜皆致死

北齊書曰文宣末年每言見諸鬼物聞異音聲
凡所屠害動多支解或投烈火或棄漳流兼外築長城
內營臺殿賞費過度境內騷然各懷怨毒而素嚴斷臨
下加之默識強記百僚戰慄不敢為非帝曾夜宿杜門

嶺嶺有數株松樹皆將千年枝葉嫩茂似有神物所託時帝以被酒向嶺瞋罵射中一株未幾枯死又言屢中時人謂之靈不專云昏暴末年不能進食惟數飲酒葅成災因而致斃初帝登阼改年天保識者曰天保之字為一大人只十其不過十乎又先是謠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虎舊居故云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又帝曾問泰山道士曰吾得幾年天子答曰三十年矣道士出帝謂李后曰十

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及期果崩濟南竟不終位先是霍州發楚夷王女塚尸如生得珠襦玉匣帝珍之遂以歛焉初祖珽險薄多過帝數罪之每呼為老賊及武成時珽被任遇乃說武成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為祖陛下萬歲後將何以稱武成溺於珽說天統初詔改謚曰景烈廟號威宗武平初趙彥深執政又復奏本謚廟號云

廢帝殷字正道小字道人文宣帝長子母李后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明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為跡豈非自反耶嘗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王復何以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温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

七年冬文宣台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帝親身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牀亦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若斯而已太子曰顔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乃賚絹百疋後文宣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再三不斷其

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悖而精神時
復昏擾十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皇帝位於陽宣
德殿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
戌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立妃李氏為
皇后詔曰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
已上及癃病不堪驅使者並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銅鐵
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
律金為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太傅以司徒

長廣王湛為太尉以司空段韶為司徒以平陽王演為司空高陽王湜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為右僕射戊午分遣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民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為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為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為隴西王是歲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癸亥太皇太后杖殺高陽王湜是月車駕至自晉陽己亥以太

傳常山王演為太師錄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宮內及賜人者並左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及死罪已下咸放免各有差乙巳太師常山王演大司馬長廣王湛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演為太丞相督都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湛為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為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

為太尉以司空平秦王歸彦為司徒彭城王滌為尚書
令又以高麗王世世湯為使持節領東夷校遼東郡公
高麗王是月王琳為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州三月甲
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山王規笑壬申封
文襄第二子孝珩為廣寧王第三子長恭為蘭陵王夏
四月癸亥詔河南定蓂趙瀛滄南膠光南青九州往因
螽水頻傷時稼遣使分塗瞻恤是月周冢宰宇文護致
明帝五月壬子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為尚書右僕

射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為濟南王食一郡
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日帝居别宫皇建二年九月
孝昭帝殺帝於晉陽時年十七帝聰慧寛厚天保間雅
有令名及承大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
王地親望重内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太后本欲立之
故愔等並懐猜忌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
歸彦亦預謀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彦慮有後害仍
白孝昭以帝當咎乃遣歸彦馳駟至晉陽害之

資治通鑑曰孝昭遣人酖之王不從遂扼殺之

遇害二旬而孝昭遇祟崩見後本紀大寧三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謚閔悼王初文宣命邢邵制帝諱邵以名殷字正道尤之曰殷家第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之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孝昭曰奪時但奪慎勿殺

愚按文宣既殺魏孝靜又并其三子與宗族奪殺兩兼是為身教孝昭不從令從身有以夫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第六子文宣母弟也幼而英
峙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
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為
諸弟師公所見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云雖
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衂同軌以為能遂篤志讀漢書
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為聰敏過人所與游一如其家諱
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刁柔代
之性嚴褊不善誘訓中被遣出王送出閤慘然流涕其

敬業重舊如此天保初進爵為王五年除尚書令王善
斷割長思理省内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以尚書奏事
多有異同令王與朝臣苑論定得失然後敷救王長於
街割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司空錄尚書事
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事文宣溺於遊宴王憂悵懠
見神色文宣覺之謂王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樂王惟
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太悲抵盃於地曰汝似嫌
我自今敢進酒者斬因取所遇盃盡皆棄壞後益沉酒

或入諸貴戚家角立批拉不限貴賤惟王之內外肅然王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睎不可王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王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奸慝便即考竟文宣乃立王於前以刀環擬脅召被罰者臨以白刃求王之短咸無所陳方見釋自是不許笞箠郎中後賜王魏時宮人醒而忘之謂王擅取刀環亂箠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為乃釋王睎禁令侍王王月餘漸瘳不敢復諫及文宣崩王居

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尉錄尚書事朝政皆決於王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預或言於王曰鷙鳥捨巢必有深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領軍府時陽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王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王為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太司馬錄并省尚書事京畿大都督王既以尊親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於野三月甲戌王初上省發領軍府大風起

壞作遇車幔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執
愔子獻天和欽道等與坐王戎服與平原王韶平秦王
高歸彥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至中書省前遇鄭子
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王至東閤門都督成休寧抽刃
呵王王令高歸彥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從歸彥既作
領軍素為兵士所服皆弛兵仗休寧方嘆息而罷王入
至昭陽殿幼主太后皇太后並出臨御坐王奏愔等之
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

被甲待詔武衛永樂武力絶倫久被文宣重遇撫及恩致廢帝吃訥兼倉卒不如所言太皇太后又為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去逼而已高歸彥敕勞衛士永樂方內刀而泣王令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閣斬永樂於園詔以王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王尋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決之馬既當大位知無不為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少主恭已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

王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于宣德前殿大赦改乾
明元年為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
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佐
命功臣子孫絶滅國絶不傳者有司捜訪近親以名聞
當量為力後諸郡國老人各授板職賜黃帽鳩杖又詔
謇正之士並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申
文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歴通顯天保以來

未蒙追贈者亦皆錄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案罪不得舞文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為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為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為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滌為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使省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詔曰昔武王剋殷先封往代兩漢魏晉無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循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禮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

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生講習經典歲自考試其文褒
帝所運石經宜即施列學館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
督課丙申詔九勲人有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
之恩九月壬辰詔議定三和樂冬十一月辛丑立妃元
氏為皇后世子百年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
癸丑有司奏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樂舞昭烈之舞文
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文宣皇帝廟宜
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以故太師尉景

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庫狄干故太尉段榮故太師万俟普故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貸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二人配饗獻武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故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紹宗十一人配饗文襄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空薛脩義故太尉破六韓常三人配饗文宣廟庭是月帝親戎北討庫莫奚

出長城虜奔遁

三國典畧曰孝昭至庫莫奚以木瓜灰毒魚魚死浮

出庫莫奚竊相謂曰池有靈魚犯之不祥乃遁

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入晉陽宮十二月丙午車駕至

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圜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

人各有差丁丑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已上及三府主

簿功曹錄事參軍諸王文學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

中書舍人每二年内各舉一人秋九月殺濟南王冬十月丙子以尚書令彭城王泐為太保長樂王尉粲為太尉己酉野雉棲於前殿之庭

隋書食貨志曰皇建中干州刺史稽曅建議開幽州督元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贍又於河南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逮今嗣子冲耿

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體道
居宗海内瞻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
郡王叡喻旨徵王統兹大寶其喪紀之禮一同漢文三
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悉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
無闕聽覽是日崩於晉陽宫時年二十七
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梓宫還鄴上諡曰孝德皇帝
庚午葬文靖陵帝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身八尺腰帶
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閑明溥

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克勵輕徭薄賦勤恤民隱內無私寵

北齊興亡論曰後庭嬪嬙皆藩邸之舊數不盈十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時進無別晨臨朝務知人善惡每訪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咲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幾慮不能周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因被寵遇

其樂聞過如此趙郡王叡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耶帝握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似吏帝曰朕甚知之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瘁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雞鳴

而去辰時方還去來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嘗心痛不堪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隅雅勇有謀于時國富兵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為進取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恐濟南復興栽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渴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于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仇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之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煮油四洒

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山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

愚按文宣篡殺兼行孝昭所謂亦學前人耳受厲不暇何厲人吾未敢信

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厭之有兔驚馬帝墜而絶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去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牀枕叩頭

顏氏家訓曰遺詒言恨不見皇太后山陵

遣使詔追長廣王湛入纂大統又書云宜將吾妻子置
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己遷鄴後雖主祭有人號
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自朝及野莫敢不推
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
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
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
然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

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災臣既誅爽君尋廢辱皆任非其人所致爾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文宣崩大革前獘及臨君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識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才賢文武畢集於是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下無危殆乃睠關右實懷兼并之志經謀宏曠近代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塗別有復報將齊之基宇止在於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南北史合注卷九十三